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穀梁傳第四補注第十一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撰異曰公羊宋公下有會字孔廣森曰衍字也

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補曰非責也疏曰侵伐書月惟施於內今亦施之於外者齊桓以安危所繫故書月以表之宋襄欲繼齊桓之業故亦謹而月之

夏師救齊魯師

善救齊也補曰疏曰以魯背與齊仇讐恐救之非善故發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內兵獨救義異也疏非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補曰上稱宋公此稱宋師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公羊以此解戰上言伐之義

戰不言伐補曰疏曰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案公羊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

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
惡宋也郎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
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
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
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于邲
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
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霸
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郎實以宋及
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邲秦晉戰
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補曰疏
曰鄭云邲戰直在楚者公羊意如此故據之難何休文
烝宋言戰先言伐亦是惡宋可知傳省文也據左傳桓
無遂子嘗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而雍巫
因寺人貂爲羞爲無虧請又許之無虧者長庶也上伐
是齊立無虧而宋納孝公此戰是齊人旣殺無虧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當時一伐一戰同役
異僖但君子承史脩經專舉大義事之細曲多在所略
史書伐齊戰獻伐喪之罪無所可逃經因存月以非之
反其及文以惡之伐戰並舉又寓其意使後人讀此卒
後非前之文而宋襄伐喪之罪益著則其事之細曲固
不必論有欲詳考之者而孝公之不宜納亦足明矣聖
人之經簡易正大而曲折微妙之旨在其中家筮翁說

晉荀吳伐鮮虞曰存大節而略細故春秋法也此言最是學者當一以穀梁斷之

狄救齊善救齊也

補曰疏曰善狄能憂中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與諸夏異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豎刁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故危之補曰注上句公羊下句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

補曰據當言邢人及狄如晉人及姜戎春秋亦有不稱人而不言及者伐秦伐晉之白狄伐吳之淮夷是也但姜戎白狄淮夷皆覆字或言及或不言及皆可成文若狄則單字不稱人則必言及既言及可不稱人矣陸淳杜諤趙鵬飛黃仲炎吳澂程端學等以爲狄稱人者便文猶書吳人縉人不知便文可言及也凡單字所以有不成文者荀子曰累而成文名之麗也麗卽儷字謂配偶也吳言人梁言山都言水皆其類

善累而後進之

累積補曰善積而後進故不於救稱人而於伐稱人救是善事但不若書聘爲舉道故與荊人不同也聘稱人爲進夷狄之文救稱人則與中國交同非其救前巳有善事不得遽進

伐衛所以救齊也

何休曰卽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君釋之曰文三年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邢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補曰傳以是春衛伐齊是夏狄救齊今狄又伐衛故言所以救齊申釋伐之所以爲書也此經自不得有救文

功近而德遠矣

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補曰狄有何功德可言近遠指衛齊尤曲往非也此句謂齊桓也桓之功近在中國而桓之德遠及夷狄故狄與邢共救之也君子於齊桓之歿未忍遽忘之此及下二十年兩稱狄人傳於此曰伐衛所以救齊功近而德遠於二十年曰邢小其爲主何也爲主乎救齊明夫救齊一事深當聖意文施於進狄而義起乎崇齊木瓜之思下泉之志固若是其章章也夫宋補桓以霸者也邢衛則皆桓所存也宋與衛伐齊而邢狄能救之齊與狄盟于邢而衛卒滅之故春秋自伐齊至於滅邢惡宋衛而善邢狄屢書不一書其意皆相貴也何休孫復以爲狄稱人者善救齊孫覺曰傷中國而罪諸侯也中國無道則孔子欲居九夷諸侯伐齊狄能救之則進之曰人皆所以傷中國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補曰滕宣公也宋公稱人者滕有罪

也執諸侯自戎蠻子亦以外皆不名滕獨名滕自昭篇以前卒皆不名獨名於其執蓋狄道正長嫡不以名通史於此書名見非正也趙與權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爲薄矣宋襄效之而執滕人之君其能免乎程端學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執宋公矣文烝案執諸侯大夫常例皆時當如何休說此月者惡宋襄無道又前此執虞公爲執之變文此乃執君之始也故謹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南曹之南鄙補曰蓋國之南近都城○撰異曰宋公公羊作宋人陸淳從公羊

繒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

○撰異曰上繒子汲古閣公羊作鄫人誤唐石經亦作鄫子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

與厲孫也補曰之盟是盟也謂上曹南盟即解此經盟字孔廣森曰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邾在曹東繒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

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補曰惡邾子故執特謹日尚不論及用也稱人者從衆辭例凡執諸侯爲衆辭者皆是與其執有罪此執言用邾惡

易見雖爲衆辭無嫌於非緡而與邾**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補曰疏曰論語云以杖叩其脛則叩謂擊也文烝案范言釁器非也衈社者以血釁社謂祭社也周禮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衆曰珥社稷以牲頭祭也鄭君曰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山海經祈聃用魚郭璞曰以血塗祭爲聃也聃亦衈字也公羊曰叩其鼻以血社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何休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又案用人甚無道亦蒙日也緡子不名異於蔡世子友者緡子例不記卒此以被用記耳雖爲魯壻不得名趙訪曰小國之君不卒則亦不名故邾戕緡子亦不名其說是也

秋宋人圍曹補曰沈棐曰伐齊盟曹南從宋者惟曹邾善曹以親諸侯可也而事事威強欲以力爭不亦難乎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杜預

曰鄭於齊齊亦與盟補曰宋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楚人鄭人時之班大與襄五年吳人繒人亦同但吳班多在大以不稱人殊會爲常文故其稱人序繒上者可別見義楚班本不定稱人而序或在末或不在末皆爲常文無他義也舉者盟不日從月此不月者以楚初與盟故略之甚○撰異曰公羊作公會唐石經左氏同趙汸曰曾有救四公子之嫌終孝公世僖公未嘗如齊卒爲仇敵此盟決非公往

梁亡自亡也補曰實是秦滅而以亡爲文明其自亡也疏據下力役之文謂梁之土地必爲人所取似同公羊魚爛而亡亦同左氏秦得之也妄

心昏耳目塞補曰言君以湎淫致昏塞上無正長之治補曰正長通言卿大夫正亦長也謂官之長也周禮曰建其長立其兩建其正立其貳對文析言之耳豐言以圍文則不別此言長官不事其事大臣背叛補曰言無忠臣民爲寇盜補曰言有亂民也兼此數者必亡之道

梁亡自亡也補曰言以其如上所云故爲自亡如加力役焉湎不足

道也如使伐之而滅亾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亾然後其惡明補曰言湎該淫色以下五句此二句承上自亾反言之春秋亾國多矣而此與紀侯大去皆不加力役紀賢而滅天也所謂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閔之而全之也梁湎而亾人也所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書曰梁亾罪之而著之也舉此二義則餘皆可推春秋其至矣乎傳其備矣乎張治曰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亾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頸而不自知也梁亾言國自亾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異於畫筆之肖像張略本蘇轍說

梁亾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補曰此下皆夫子自述之言也不言子曰者傳省文疏曰不葬有三為齊桓諱滅頃之類是改舊也梁亾鄭棄其師之屬是因史之文也文烝案加損者猶史記云筆削也正名者即論語荅子路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朱子或問用馬融說以為使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是也君子於得史之文有所加損以其名不正故加損以正之孟子引夫子之言曰其義則某竊取之而莊子以為春秋道名分即此謂也其或在史舊文已足見義其名既正不須加損則此梁亾鄭棄其師之屬是也劉知幾引汲

家瑣語晉春秋獻公十七年鄭棄其師其文正同足與魯史相證故知穀梁子無虛語也二事所以爲正名者具加下文所論

梁亾出惡正也正謂政教補曰正卽政字呂氏春秋曰班馬正以正爲政荀子書尤多出術發也行也惡依今音讀入聲與下異劉賛對策引用此傳曰上出惡政胡安國傳亦曰心昏而出惡政皆是也始於耽酒色中於失官守終於釀釁蓋皆緣君之無道積漸使然故總言出惡政爲君人者之明監大誠左傳言梁伯亟城罷民公羊家言梁君隆刑峻法亦足兼之矣以出惡政而亾故正其名直云梁不言秦滅之

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補曰鄭伯以惡其長而棄師故正其名直云鄭不罪主將高克此二事適合聖意故無可加損也加損正名者脩春秋之大宗指左氏公羊皆言脩穀梁言加損言脩言加損皆在文辭之閒而一經之事迹皆史氏之本書從可見焉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春秋作也猶述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補曰爾雅同**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補曰杜預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案史記孔子世家記齊人歸女

樂事曰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補曰新可耳不宜作作何故志之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汪克寬曰僖公之篇無城築土功之事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過制**南門者法門也**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補曰法門與法廢同意禮法所得有也諸侯之四面皆有門皆是法門此新作者則魯城南門注牽合南面為義以法令解法字皆非也南門固繆明非以此專法門之稱也何休說公羊以為諸侯軒城缺南面以受過說文觖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孰

夏郜子來朝補曰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休曰明當尊遇之異於鄭穀案左傳郜文之昭也郜為宋滅蓋滅而復封歟、撰異曰陸淆纂例曰郜穀梁作邾案陸氏蓋據誤本

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補曰父為考考廟稱禰禰之言邇也成三年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近猶似也為於也僖之頌稱閔廟曰新廟奕奕自據時人佞稱非春秋文例矣觀於閔僖之閒可知受國為人後之禮據文二年傳知其相為昭穆據

此傳知其不稱考禰祭法所謂考廟王考廟者言其常法耳非以爲稱其稱之則直言諱也昭穆之次人定也祖禰之名天定也此制禮之精意也

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

故不言閔宮而云西宮補曰成三年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莊二十四年傳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若論禮之正稱則以宮配諡

以是爲閔宮也

補曰宮言西見爲閔宮也凡寢與廟必南鄉而賈公彥周禮守祧疏曰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之院又聘禮疏曰諸侯有五廟大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又謂之閤門此賈據家人葬法以推廟制知其相並排列與阮謚禮圖同閔爲穆廟居於最西故言西宮足明其爲閔宮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濟弑幽公而立子厲公擢弟獻公具子眞公濞弟武公放子懿公戲兄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而立周宣王殺伯御立懿公之弟孝公稱子惠公弗湟以後入春秋計自伯禽至閔十七君而伯御誅死既無謚必無廟伯禽廟爲世室不毀其初實爲昭廟伯禽以下考穆煬昭幽穆魏昭厲穆獻昭眞穆武昭懿穆孝昭惠穆隱昭桓穆莊昭故閔爲穆也公羊以此爲小寢內之西宮甚誤宮寢之宮經皆言寢不言宮自楚宮外

言宮皆爲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補曰案左傳爲邢謀衞難也狄稱人與衞人及狄盟異明亦特文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與狄共盟故略之甚

邢爲主焉爾補曰爲主卽所謂外爲主也凡會盟以國地者其國則左傳所謂地主地主必皆與於會盟故亦謂之爲主矣疏以公會鄭伯于曹曹必不爲主但邢能救齊令盟于邢故知歸功於邢以爲主不謂盟國都者例能爲主案疏合下三句爲解非此句之意此句正爲會盟國都者見例特大概言之原不必皆主會主盟上年盟于齊脩桓公之好惟彼一事當是地主主盟耳

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衞以救齊是也補曰此申足上意言邢是小國而有爲主之文何也以前會與狄人共救齊故盟則爲主救齊既善盟善可知狄進稱人亦同前義可知傳但論其事不復釋義者從前傳悉包之也王引之曰下其字衍文蓋涉上句而衍

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補曰已見義仍從恒稱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為盟主故序齊上鹿上宋地補曰此本杜預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十九年盟齊同義

夏大旱 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補曰注引傳例旱固是但此時得雨亦不言雩龍見常祀不志也

時正也 補曰疏曰凡非人月九月而雩者皆書時以見非正書秋書冬是也其旱則例皆時何者旱必歷月非一月之事故書時為正也宣七年秋大旱亦蒙例可知文烝案六月乃常雩之時竟六月無雨故得謂之旱宜七年則竟九月雩不得雨謂之旱也若非盡夏秋一時之久不得為旱矣不言不雨者為災也左傳曰是歲也饑而不害張大亨曰志大旱而不曰饑者荒政行也趙汸曰歲猶有人也陸佃爾雅新義曰春秋於僖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旱公德衰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 雩宋地雩或為宇補曰楚於此始書子而後文獻捷戰泓圍宋還書楚人從其稱文則此書子者乃特筆以見義下年傳曰不顧其

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明宋公強致楚君自取執辱故書楚子以顯之○楚撰異曰雩范見或本作宇左氏作孟公羊作霍徐彥曰左氏作孟穀梁作雩盂誤或所見異錢大昕曰孟有吁音雩亦有吁嗟之義故字又轉為霍猶左傳禁公孫吁即公孫霍也

執宋公以伐宋

補曰不言楚執者公羊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文烝案此不言楚不疑其非楚與昭四年會申執徐子巽文者此一時彼一時徐又夷也彼從盟賊執曹伯之正例此為變例

以重辭也

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此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傳皆曰以重辭也然則以有二義矣國之所重故曰重辭補曰尚有內為志一義范失之

冬公伐邾

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稱人者為執宋公貶補曰注用公羊非也焦袁熹曰會雩書楚子者欲見宋致其君乃招執辱自餘卽復以書人為平文高嵩然曰赦聘之前書爵惟會雩特文餘皆恆辭書人焦高說是文承伐宋而言使亦不疑其非楚君也書宜申者以其來我故得錄名與赦同義傳於彼發之

捷軍得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所得非赦嫌異故也

其不曰宋捷何也

據莊三十一年齊侯

來獻戎捷不與楚捷於宋也不與夷狄捷中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補曰薄宋地史記宋世家作亳二字古通用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景公曰薄宗邑也明薄郎亳矣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疏曰重發之者以釋者是公嫌會非是外爲主故發例以明之文悉索疏言釋者是公非也傳重發外爲主之例正明是楚子主之

釋宋公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會者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內獲言歸之霸國執有言歸復歸者自餘悉不志經例因史例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補曰以公在故目言楚之釋齊履謙曰雩薄皆宋地諸侯見執竟外曰歸竟內曰釋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君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不與

楚專釋與上以公盟目之文意不相屬公羊所云不可通於傳胡安國引傳文以公羊為誤胡氏是也傳言不與專釋者明非楚所得專執故亦非楚所得專釋也傳但解經釋不言楚則上執不言楚亦包其義上執無傳故於此特明之焦袁熹曰楚執之楚釋之不言可見其事著也無楚執楚釋之文不使夷狄得加於中國其文隱也李光地曰立文如此眞可謂婉而成章文烝衆盟不致者曾夷狄也宋蜀皆同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補曰不致者言伐言取事尤惡左傳以須句為國邾滅之而公反其君劉敞胡瑗孫覺葉夢得趙鵬飛呂大圭黃震李廉皆以為無此事○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句公羊作朐後同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補曰戰則是師也不言邾師者從小國無師例○撰異曰升左氏或作登案左傳凡升下字皆用登陘玉篇邑部引左氏傳作鄧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

也補曰案左傳戰者公也重發傳者齊大國稱師邾小國稱人嫌有異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補曰案左傳楚人亦楚子也宋主楚客故以宋及以晉楚之戰例之又當內宋泓宋水名**日事遇朔曰朔**補曰日事事在日例者**春秋三十有四戰**補曰案春秋書戰者二十三直書敗者十七凡四十而云三十有四戰者蓋去婁林箕貿戎交剛長岸檇李不數六者皆略書時故也鹹書日大原蒙上月故亦倂數**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補曰言自此泓戰外無如此立文者三十三年秦稱師而爲晉人所敗亦是以師敗乎人彼晉人是晉君亦與此楚人相似但以彼文直從敗狄之例故不據爲義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補曰王逸楚辭注倨簡曰驕謂若齊頃公敗於鞌也頃公與四國大夫戰不如此以楚君稱人傳亦大概言之耳文子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補曰傳倒句以便文言師敗不言尊敗省文**責之也**補曰若不責之則當書楚子或書楚

師或可稱宋人敗績如衛之於齊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爲楚所執
補曰楚伐宋而宋與戰欲復前恥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
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
王成王怒而執之補曰明上四事皆譏文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
喪其霸也不說伐鄭者在會後略之家鉉翁以穀梁抑宋與楚爲陋穀梁但言成王怒而黜之何嘗與楚哉
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
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補曰反者反求諸己改行飭躬也此引古語與孟子文同自取之則
宜自反之也春秋以忠恕爲教正己而不求於人因人而益求諸己徐幹中論曰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遍又
曰孔子制春秋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皆此理也傳中多以人己爲說唯是尤深過而不改又
之是謂之過又復補曰此用論語文論語無又之二字襄公之謂也補曰張治引孟
子以爲疾疾雖甚而德慧術智未有以嚮徵其所不能者也古者被甲嬰胄補曰甲鎧嬰加

也胄兜鍪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補曰興國若齊桓伐楚也征無道若湯伐葛文王伐崇密也夫湯文之事義兵也齊桓伐楚近乎義兵者也宋襄報其恥則始於貪兵卒於忿兵雖曰應兵實類驕兵也二十八年下胡安國曰春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貽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藏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成二年下亦云然程子說詩及朱子說詩初解皆同論語引之則又學者之事也傳言自取之恥不宜報明泓戰有敗道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補曰公羊曰期戰于泓之陽司馬子反曰補曰疏曰麋信云子反當爲子夷文烝案麋說可從夷之爲反形近而誤也左傳公子目夷字子魚傳固不必全同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倖也補曰言鼓者何休謂軍法以鼓戰以金止險者左氏公羊謂楚人未盡濟泓也疏曰以小敵大克之不名徼幸王念孫曰注疏皆非也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乘其在險鼓而擊之以取勝莫有幸於此者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補曰推排也須其出須其出險補曰出險

者盡濟汎也**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補曰公羊宣十二年何休注曰綃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旂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兩言亂者時楚人未成列儳嚴不整**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補曰謂乘其未成列鼓而擊之以取勝則亦莫有幸於此者左傳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兩幸字之義**襄公曰不鼓不成列**列陳補曰何休曰不戰未成陳之師**須其成列**補曰疑當更疊成列字屬下何**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何休曰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卽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卽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單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補曰傳承上詳述戰事以起下文**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補曰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王念孫曰能猶乃也言宋少於楚宜堅

守不戰戰已可責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
人補曰墨子經曰言口之利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
而不信何以爲言補曰於文信从人言說文以爲會意字墨子經曰信言合於意也鬼谷子
曰信者明也說文誠也釋名申也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
以爲信補曰呂氏春秋曰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各本誤作何以爲道今依鈔本北堂書鈔引改正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凱曰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
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補曰勢者時之所趨孟子所謂待時乘勢戰
國策亦曰時勢者百事之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
水無常形是其義也又言宋欲以少敵衆當用于夷之謀合於時勢今又違之重自取辱明春秋責之者深程
子易傳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愚謂春秋之書亦如是○
左傳但言宋襄求霸而公羊言襄之戰得正道君子太之比之文王於是有宋襄列五霸之說於是有商頌美

襄公之說紛紛之論甚不足據若以敗績爲正夫子何以言我戰則克乎陸賈新語以爲宋襄輕用師而尚威力至死於泓水之戰春秋傷之與穀梁合最得經旨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補曰閔宋邑○撰異曰閔左氏公羊作緡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補曰胡銓趙鵬飛家鉉翁並謂齊孝公以怨報德此似是而非也宋伐齊喪立孝公自一人言之則以立我爲德自一國言之則以伐喪爲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故當以惡論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桓公之子襄公補曰左傳曰傷於泓故也與上傳合公羊於上閻緡曰疾重故亦謂重故創何休則以爲諭○撰異曰茲公羊作慈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補曰失民則失德明矣禁景不忍使失民則葬其失民何也補曰據上言宋師敗績不如晉侯戰韓有失民文今亦以失民爲義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補曰傳用論語文言以不教之民戰者謂之棄師今宋襄昧於衆寡暗於將勢率備一戰是亦不教而棄師之類也君自棄師民孰君之故曰失民也春秋於韓著失民之文於泓則爲責文無失民文要其所以責之者卽爲其有失民之道失民在於棄師與鄭棄其師亦不同而同也注故徒善以下鄭引考異鄭文也見詩大明正義引箴膏肓正義但有徒信三語文略耳會遠驪作定遠疆李琪曰春秋於襄公之終不以仍錄茲父卒略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矣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補曰杞成公也不名從宿男例杞於魯非壻卽外孫當時猶以宿薛待之稍子鄭子亦魯壻皆不記卒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略之不葬者或不會或亦略之自此入襄篇與大國同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補曰避弟子帶之難也注本杜預傳所謂居其所不月者王奔異於諸侯不嫌與小國同例天子無出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補曰無出者文無出也凡言出者皆施於奔言出奔爲有出之文直言奔則爲無出之文王子瑕王子朝是也瑕朝皆天子之臣天子之臣有奔道無出道故文無出天子之身無奔道故文無所謂奔亦無出也左氏與傳同公羊曰王者無外曲禮曰天子不言出亦皆同也易言王用出征書言王出郊王出在應門之內王制言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旅皆道其貫之辭春秋之文則自有例斯益尚禮之舊典策所守君子因而用之以為一經之恆辭正例也周不言出猶內不言來或臨天下或臨一國王臣因乎王內臣因乎君

出失天下也

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從進而列為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傳言失天下閔然如有未備稱曰江注多不明白失天下者郎謂奔也天子無所謂奔故無出既言出則奔可知出文郎為奔文奔則失天下是出者失天下之辭也諸侯言出奔為失國天子言出為失天下事正相類也是時王實出奔在鄭汜地既非會諸侯之比又與居狄泉不同經為失天下之辭自是直文但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內諱出奔言孫不欲直為失國辭王不諱出則明以直文為特文矣春秋之辭婉道文質唯變所適傳順經意作解前後皆相貫通此傳曰失天下而成十二年傳曰一見之謂一見其文以明其義從魯莊一疑之例寓王風閔周之心也又春秋聖者之作或一言兼衆義或有義而無文傳言失天下凡二莊僖不志崩為失天下蓋以起齊桓之存周也義之無文者也襄言出為失天下蓋以起晉文之存周也義之兼見者也自後頃王亦不志崩周公又

言出殆皆承前爲義

居者居其所也 補曰此釋書居義兼爲凡書居者發例也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補曰邵注未晰傳言莫無也有有天下也二句説所以言出又言居之義言天子失天下猶加居所之文者以爲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下雖失無敢有之者則居其所者周自若書出不沒其實書居深正其名也陸淳趙汸以爲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寢納管編而館於廟故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文烝案明年四月晉侯納王不告故不志高澍然以爲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必具首尾傳與所無不增益也○嘗以春秋之義推諸他事潤其異同詳厲王三十七年流於彘彘者晉地猶鄭之汜也流亦出奔也苟非特文不可言出當依狄泉之例書曰王居于晉矣厲流之後不別立王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凡十四年又當依公在乾侯之例每歲書曰王在晉矣若後世房州之事則又不同具說於公在乾侯下

晉侯夷吾卒 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不葬篡文公而立失德補曰晉惠公也篡立及韓戰失民圖是失德但此從蔡侯肸時卒之例非從宋公茲父不葬之例以魯不會葬不書葬耳左傳惠公卒在上年九月是年

正月秦納公子重耳入桑泉二月入于曲沃殺懷公國語云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疑晉語得之其月蓋此年之月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補曰日例在宣十五年傳○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燬之名何也據宣十二年楚子滅蕭不名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補曰注用何休也本謂先祖大戴禮禮三本荀子書皆曰天地者性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周公康叔皆文之昭也邢周公之胤也此傳左氏公羊並同曲禮亦曰諸侯滅同姓名孔廣森曰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夔彼雖自為同姓而於王家則為庶姓罪猶差輕文烝案十八年後春秋懿衛至是名燬為燬之終事意足而文備矣○此經燬字從無異辭黎錞杜諤朱子乃以為因下衛侯燬卒傳寫之誤苟不深考不知其似而非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迎婦補曰此本杜預

婦人

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爲求婦爲禮故發之文烝案大夫妻有歸宗之禮據此傳則嫁他國者不得矣或傳并欲爲大夫妻明義故又發之姑逆婦亦非正也

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補曰其姑逆之故於逆稱婦不嫌與逆婦姜同公羊亦同也後求婦亦從此例故不發案白虎通曰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義娶母黨也穀梁及公羊漢時皆有外傳有章句白虎所引蓋出其中是說逆婦及求婦二經賦

宋殺其大夫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休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君釋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內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卿位以見譏莊去卿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補曰何說固無理鄭亦失之祖謂孔父也左傳稱大司馬孔父又稱孔父爲司馬在祖之位在司馬之位也宋自此殺大夫者四春秋皆不稱名姓此經左氏無傳文

七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左傳謂殺公孫固公孫鄭而樂
豫舍司馬史記謂殺大司馬公孫固然則固鄭二子當
依孔穎達識爲孤卿之官而固則以大司馬爲孤其下
又有樂豫爲司馬屬於固也成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
山左傳云蕩澤爲司馬謂之子山文八年則明書宋人
殺其大夫司馬以彼諸文推此年所殺明亦是司馬可
知穀梁之說未可輕議而左傳事迹抑亦十得七八矣
此傳二句通四經言之孔父不稱名曰爲祖諱四經不
稱名姓曰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明四經亦爲諱也孔父
諱而四經背諱者盈乎諱之意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
族故宋魚氏世左師之位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三桓
亦各世其位故宋司馬之位孔氏所不忍言也孝繆首
章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匡衡以爲孔子悖著
之春秋與孝經同義而公羊以始隱爲祖所還闕亦習
聞尊祖之說而誤也但四經雖皆諱名姓而或直云大
夫或稱官或稱字或稱國或稱人傳或言或不言則又
同中之異後嘗文各論之鄭云罪大者名之而已者謂
山也山稱國以殺不得爲罪大山是字亦非名也疏曰
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
法爲疏也○四殺大夫其文徵乎徵矣公羊經條失其
義乃於此年文七年八年造爲宋三世內娶之說甚不
可通宋襄夫人王姬襄王之姊也謂之內娶不亦謬乎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通例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補曰圍陳事在陳納頓子于頓事在頓而遂言之怪其異事而辭相連有似遂事之辭補曰謂經文不再出楚人也盇納頓子者陳也圍陳使納頓子補曰注語最圍足楚人納頓子是楚人又非楚人公子比弒其君是公子比又非公子比事正相類傳以文例特異故言蓋爲疑辭疏引鄭釋廢疾謂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其謚不了々補曰屬上生名之失德甚明故不如茲父去葬時者從正例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稱子在喪洮魯地補曰衛已葬稱子者未踰年故也三十三年傳曰晉人者晉子也彼是踰年而未葬傳以子稱之明必已葬且踰年乃得稱本爵矣杜預以莊二十七年之洮爲魯地僖八年之洮爲曹地曹地之洮三十一年始屬魯左傳所謂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也此年杜又云魯地孔穎達以爲誤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補曰此傳

宜善讀之若此盟無衛子直是公會之則本可不目言其人當從包來之例稱莒人不當從書獲書來遂書來奔之例稱莒慶今得日言者以公之與衛子會之故目之傳不言以公之與衛子會之但言以公之會者傳意特大慨言之亦以下傳於衛甯速特發其義故此不具說注未二語郎木下傳其說是也莒慶與衛甯速無異義但莒無大夫因罪目之則直以國氏此其異也何休曰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增之義杞伯絹子皆無尊敬之文何說非也不致者會惟兩君從離會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補曰即隱二年莒所入者後屬魯故桓十六年城向後又屬莒故宣四年取向○撰異曰速公羊作遬案遬者籀文

公不會大夫補曰謂不書氏名也隱八年傳曰不可言公及大夫莊九年傳曰公不及大夫大夫皆同義

其曰甯速何也補曰據翟泉蜀澶淵大夫皆稱人也內君外臣特相盟會其文皆沒公自參以上不沒公則宜稱人

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補曰外亦有君不以伉爲嫌故可稱氏名以會也不致與洮同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補曰巂齊地○撰異曰巂左氏作酅亦或
作巂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酅左氏音義戶圭反一音似轉反公穀音義皆又傚夵反段玉裁曰以尊似
充字當作僞非也弗十行本左氏誤作不葉夢得呂本中所見已然人微者也補曰肅將卑師少自
陽處父以前有將尊師少而稱人者傳但大概言之侵淺事也補曰輕於伐也重舉例以起下公
之追之非正也補曰不類君自追至巂急辭也以急辭言之明不至巂補曰蓋
曰文承追齊師之下卽云至巂是急辭也據文與公追戎于齊西異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也
補曰說文及逮也爾雅逮與也注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畏齊師補曰明亦在不例其
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大之謂變人言師補
曰師者追稱不別之辭故爲大追而弗及者公也不得仍言齊人也凡大夫將師少稱人衆稱師專稱也敗稱
師追稱師乞師棄師取師歸師如師歸師會師卒于師之類通稱也齊顧謙高游然得之弗及內辭也弗及
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補曰注非也此承上可以及而不敢及句申言之凡可以然而不然者經皆

言不今變文言弗是爲內辭若曰齊師已去追之弗及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實至巂下加言弗及則其不及敢及亦足見矣此所以爲內辭者追既非正又不敢及不可言也凡言弗者內辭非竟內兵不致者既弗及若猶未出竟

夏齊人伐我北鄙補曰許翰曰齊孝圖宋邑又侵伐魯不已與桓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所以墮矣文烝案齊侵伐魯不西則北齊魯之西皆濟水也魯之北岱也岱陰齊也國語說齊桓公地南至于餉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管子餉作岱河作海江永約計魯竟以爲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曹分岱濟水南近郕縣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鄒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濰海東南鄰於莒案此皆非齊魯初封之竟也晏子春秋云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管子說桓公云地方三百六十里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孟子諸書則謂公侯地皆方百里孟子又云今魯方百里者五周公封魯大公封齊皆方百里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補曰公子遂莊公子東門襄仲何休曰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

重辭也 雍曰人道施而不有讓而不取故以乞為重補曰重發傳者前盟例此師例也注亦以定元年重請為說求乞二文所同非乞文所獨也重者重師傳於成十三年明言之公羊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杜預注曰乞不保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

何重焉重人之死也 補曰申上何

非所乞也 補曰非所乞而乞也上言師所以稱乞此言乞莫重於師顧前乞盟文

師出不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補曰言有死道又申重人之死也公羊兩不必作不正論語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史記趙奢謂其妻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亦得此意董仲舒曰僖公親任季子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趙鵬飛曰僖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張洽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殷富中年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刷其恥孔子罪臧文仲竊位蓋為其從公子遂如楚為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文烝業書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所謂皋陶謨可以觀治也僖

以能安民得之以不能知人失之左傳此行有賊文仲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補曰夔子不名者略夷狄微國嘗誘我蠻子殺之不名○撰異曰兩夔字公羊並作隗唐石經穀梁夔子作夔人誤也

夔國也不曰微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有以歸文又在時例明也疏曰此是夷狄之微國故從時例

以歸猶愈乎執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敗中國書月書名此滅夷狄微國不月不名有異故也此執亦卿獲也凡諱獲言以歸者其義多端中國獲王臣則諱爲王臣諱也夷狄獲中國則諱爲中國諱也皆不專施於人滅者也中國獲中國中國獲夷狄則亦諱諱中國之暴也此專施於人滅者也夷狄獲夷狄則亦諱諱夷狄之盛也亦專施於人滅者也王臣非士不可名其餘諸侯既諱其獲則生名以顯之不名者略也傳欲因同以見異故於此重發例

冬楚人伐宋圍閔○撰異曰閔左氏公羊作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補曰吾將用之故并目彼事

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補曰此句公羊同何休曰時以師與魯

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親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補曰楚稱師以公之以之舉其重者也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于死地以共假借之殺乎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彼據外此據內故重詳之文烝案首何乃明惡內之義注未能了說在桓十四年

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補曰以夷伐鄰伐而又取皆惡也疏曰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見公惡事之成也與此不同者互文起義其實此亦見惡彼亦危之文烝案此傳固互文而此則危之之意為多故言危之與彼略異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補曰無虧既死則昭爲正故書日○擬異曰昭或作照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補曰危之者濫繼兄而立雖得正危道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補曰序諸國君上足明其爲楚君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補曰從其書人之常文乃所以人諸侯非謂此之書人不爲常文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當謂定哀之世楚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耳江熙曰夫屈信有理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亾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

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補曰疏曰鄭云無賢伯范言楚彊盛者二者相接也爲當時無賢伯楚又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泓之戰傳譏宋公而江熙云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者據宋不能量敵強弱致師敗身傷故譏之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闕而楚復圍之故貶楚子也文烝案江注以義相帥帥當作師轉寫誤也江用公羊爲說不可通於傳疏曲通之非也傳但論華夷豈論曲直哉諸侯信夷狄而伐中國故人之以貶之人楚正所以人諸侯義甚明白楚自萩聘夫厥貉以前君臣稱人其常文也非以經人待爲貶楚辭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補曰杜預曰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杜說是也范注本何休何氏以此盟歸功於僖因有是說不可依用葉夢得曰盟于宋之國外是亦宋矣文烝案此與曹南不同不致與薄同

僖補注十一終

大千七百八十一字
小萬二千八百字
眉注無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二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鄭嗣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補曰詩曰維予胥忌毛傳曰忌怨也說文曰忌憎惡也凡再稱晉侯各為一事明其既怨憎於曹又怨憎於衛凡有舊惡無不念也常例當言遂伐衛為經事辭張洽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之魯從楚圍宋之陳蔡呂大圭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晉乃舍而攻曹衛者陳蔡鄭許邇楚者也曹衛邇宋者也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時方圍宋晉欲釋宋之圍致楚而與之戰也文烝案二說深合事倚而晉文初念實主脩怨故經以忌為義張洽又據左傳事迹以為文公終始徇私報怨得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殺也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益取周禮三刺之法補曰公子買子叢也爾雅曰戍遏也韓嬰詩傳曰戍舍也毛曰守也莊十七年何休注曰以兵荷之曰戍說文人部伐戈

郤戍並从人持戈廣韻戍從人荷戈王筠曰廣韻所據是也詩何戈與祋又殺之古文作役從殳從人皆同意李巡爾雅注曰卒事之已也范注刺殺爾雅文孟子言刺人而殺之則二字亦徵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本公羊諱者經例因史例也明堂位說魯君臣未嘗相弒弒本是殺字君爲臣殺則書覺書卒臣爲君殺則書刺是所謂未嘗相殺皆晉史舊法也晉語曰刺三郤刺樂盈亦本晉史辭賊刺取三刺之法本杜預案周禮小司寇司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補曰此猶外之稱人以殺也有罪故不日從不日卒見惡之例不發傳者刺假重舉正例此亦從例可知何休曰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背時

公子啟曰

公子啟魯大夫補曰疏曰舊解云公子啟卽公子假欲書日者欲無罪令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褒二十三年傳引蘧伯玉曰耳

不卒成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補曰不卒成一句益時既聽察其辭而斷獄弊訟麗法議罪者也不之一字律之定論經之通例也至於公之附楚以敵晉經所不論既成矣則以不卒成為罪也公子啟辭其義而其事可知左氏公羊徒滋出說而後此史書但云某官某有

罪棄市或云有罪自殺則以實事爲虛辭矣○史記漢書以來以天子爲本紀編年記事取法春秋雖顏古經爲繁不若古經之密至於言罕褒諱事無黜陟史通所論更不必言也

楚人救衛補曰鄭玉曰見晉伐所必救能致城濮之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以晉文初霸嫌得入中國故發傳以明之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惡其忌怨深補曰凡諸侯執諸侯稱爵斥執者皆是惡之之辭傳幷明通例也晉文執曹伯執衛侯兩文相對比明解此以見彼畀與也補曰公羊同爾雅作予祭統曰畀之爲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使楚子治其罪今執曹伯不言歸于宋而言與宋人者是使宋公拘執之衛門此衍桓三年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人者衆辭故不姊也注若二語連上畀與也句作解左傳曰執曹伯分當衛之田以畀宋人葉夢得以爲此經當曰畀宋人田不言田者經成而亾之又謂穀梁不見其事左氏見之

而不能辨汰哉斯言且安見左傳必不誤乎傳上文乘軒者三百人明是因曹風三百赤芾之文誤以爲實程子曰詩但言其多耳曹國小豈容有三百知左氏誤者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補曰左傳謂晉侯一戰而霸也時楚使得臣將師楚無師無大夫故戰稱人也稱師與燕同義傳例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又不諭其疑戰不疑戰告不書日中國雖與之結日列陳既能敗之則不欲詳之也楚較他夷狄爲進故不直言敗楚師而結日之戰得書日○撰異曰齊師唐石經作齊侯誤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補曰宜中以其來我書至此與有大夫者同文但仍未得氏也楚殺得臣公子側告喪軍之將也經自以殺大夫見義耳文不蒙上也不論此等情事

衞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衞稱子者時衞侯出奔國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成君故曰子踐土鄭地補曰衞子衞侯之母弟叔

叔武也杜預曰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諱會天王也

質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補曰下有王所文會天王可知故可為諱也不如齊桓外內有疑文者從桓已足見義又據左傳是月己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在癸丑前五日是則晉文既受命無所可疑故與齊桓異文傳前言桓非受命之伯則晉文既受命亦足以明也不致者會天王譎而不正是惡事○說左傳者謂王官之宰臨盟先同姓後異姓又先衛後蔡春秋所書會之次非盟之次也案此說欲以左傳合經殆非也竊意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是盟詛初行時舊制則然自齊桓以異姓主盟其制變矣衛或舊在蔡上後來亦變矣公羊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最得其實言其序其會則盟在其中矣左傳衛祝佗稱周府之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此周人自據舊制記而藏之也至謂皋鼬之盟長衛於蔡則左氏求合踐士載書虛增之也所以知周府載書非鑒空而皋鼬長衛不可信者彼上文分魯公分康叔分唐叔云云其數典必皆有據而請君以單行則祝出竟若嘉好之事祝無事焉則與經侵楚之文亦顯相乖剌明彼傳須分別觀之而釋例正義

皆曲說也又此踐土盟左傳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與傳言會天王似亦不合

陳侯如會　**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非京師朝補曰此發書所例也詩小雅云自天子所天子之所覲禮云女順命于王所考工記云不屬于王所鄭風又有公所之文彼皆當時恆稱春秋脩辭則別有義例也胡安國曰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豫備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譏正其本之意也文烝案胡云天王下勞者依杜預說公羊以為致天子傳及公羊皆以河陽為再致杜說非也此傳與下朝傳互相備

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　補曰何休曰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為下卒出也公羊以復

歸與歸爲二故何氏有此例不可通於傳復歸與歸同奔歸與執歸則異奔歸月執歸時下三十年徐邈說得之

自楚楚有奉焉爾 補曰蔬曰重發傳者自楚嫌與中國異也

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中國猶國中也補曰注凡訓中國爲國中者諸文爲義詩中谷爲谷中戰國策東山之君爲山東古人語多如此君實有國書爲君故言復也此發復歸通例

鄭之名失國也 補曰蔬曰重起失國之例者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聽其藉楚之力故入之名以表失國嫌出入異故傳發之文烝案出不名則入名明失國也出既不名故傳重舉例耳不必言惡其藉楚之力

衛元咺出奔晉 補曰訟殺叔武也不書衛侯之殺其弟武者時不以告史本無之

陳侯款卒 補曰陳穆公也前稱世子非不正蓋不蒙上月在惡之之例何休曰賤其畝意於楚何氏本解不日義合諸傳例則宜時也不葬者魯不會

秋杞伯姬來 莊公女來歸寧

公子遂如齊 聘也補曰不應注於此宜刪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稱子在喪也補曰溫晉地本溫國狄滅之襄王以賜晉文杜預曰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公羊亦有之邾子板本左氏作邾人謨唐石經亦作邾子

諱會天王也補曰此下復致天子言王守其爲會天王尤明

天王守于河陽河陽晉地補曰守巡守也孟子引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所守爲守巡之亦爲守白虎通曰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循行守牧民也文選注引禮記逸禮亦曰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狩○撰異曰守左氏公羊作狩左亦一作守

全天王之行也時實晉文公召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因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爲文補曰全者深正其義下句是也踐土言朝直承會下此再致天子失禮尤重故須特爲全文注前三語本左傳

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補曰此所謂全也杜預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知

此守即是上會河陽即是溫非別有巡守之事但論其事則會即是守論其文則旣言會又言守若別有守事然故曰爲若將守而遇朝也李琪引紀年之文云睹此則尊王之辭信爲仲尼特筆李氏以爲春秋有述有作小事則遵舊而紀錄大事始作以刱義也左氏公羊以此守爲狩郎狩郎之狩左傳又謂晉侯使王狩皆失之李濂曰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爲辭是矣

爲天王諱也補曰晉下陵而王上替諱之以全之

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日之所照曰陽補曰北爲陽則南爲陰南爲陽則北爲陰溫

河陽也補曰晉之河北土田衆多溫亦其一邑耳下文云溫河北地是也黃仲炎趙與權得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之者蓋欲尊祖禰共其榮補曰言朝于王所不得言如京師是足明其非禮重發傳者嫌朝王與諸侯相朝異也

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補曰起下主善以內句左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補曰起下目惡以外句時史本以其一歲再朝特書日以見非常君子從而取義焉公羊曰其日何錄乎內也非公獨朝何錄之有

主善以內目

惡以外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補曰主善謂言朝目惡謂謹日此猶桓十三
年傳言由內及之由外言之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鄭嗣曰若公朝于廟
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天子補曰申上善意也辭有遜之而
順者名之正辭之盡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
天子也温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補曰猶言東巡守西南北巡守因
上言尊天子覆解上經日繫於月月繫於時補曰杜預左傳序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孔穎逹曰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不月失其所繫也補曰杜預曰王申十月十日以爲晉文公之行
事爲已傎矣以臣召君傎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補曰此與目惡意相足夫天
子作民父毋以爲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歌歸爲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
事傎者既謹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其說又無從益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進經文而

繼以丁丑云云疏漏之迹顯然闕疑之意則善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補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爲伯討也與上及成十五年二文皆相對一年之中一人之身六稱晉侯而一稱晉人同文異義異文異義於此爲信衆左傳衛侯先期入叔武喜而走出前驅射而殺之胡銓以爲此康誥所謂兄大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孝弟不共告民彝之不可泯亂當速由文王作罰者也

此入而執

補曰亦晉侯入衛而執謂自溫渡河入衛也溫在河北京師及衛在河南案左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此晉侯入衛之後聽其訟於衛也又曰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此正說經文也又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此說下經文言咺訟旣直乃得書其歸也夫咺在晉而衛侯得與訟則咺從晉侯在溫卽隨入衛可知也王在溫而歸衛侯于京歸則是時王將反京師可知也左傳並載於會溫後又其後舉王守公朝二經乃是補序前事故以是會也一句爲更端也又以壬申公朝丁丑圖許二句相接壬申至丁丑六日明入衛等事皆中閒四日事也杜預並以爲十月釋例又疑是十二月也

其不言入何也

補曰

據曹言入
不外王命於衛也
入者自外來伯者以王命討衛衛王之土故曰不外王命
歸之于京師綏辭也
辭閒容之故言綏補曰與成十五年歸于京師相對為綏急
斷在京師也
補曰申上綏辭意明得正天子為天下朝覲訟獄所歸此年備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補曰此公羊所謂君入則己出君出則己入
自晉晉有奉焉爾
補曰疏曰又發傳者嫌霸者與凡諸侯異
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補曰大夫為國體與君共國復還居位則皆言復重發傳者嫌大夫與君異故發以同之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許比再會不至故共圖之補曰此本杜預
遂繼事也
繼事會于溫而圍許補曰重發傳者齊桓是伐與救與犬晉文是圍並霸者之事故詳之也疏曰會溫已訖中閒有事或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謝提曰諸侯朝王許獨違命書遂圍許得討叛之義俞皐引項氏說以為晉文公經略中外自今年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年春復自南而北始歸於晉文淼案冬會乃再出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三月為晉侯所執令方歸
復者復中國也
補曰重發復例者此

求復而言復將陳其義故重與以同之本宜言復以其言復於圍許前獨為變例曹伯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免之于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卽從反國之辭通王命

遂會諸侯圍許補曰段玉裁曰左經亦作圍許傳作于許者謂會諸侯於圍許之師也彼時曹無師

遂繼事也補曰疏曰恐破釋而遂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烝案曹伯會事之成重言諸侯者順繼事之文也經通王命言復使若身既反曹自曹來會不可直言會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朝而不言朝嫌又異也公羊曰夷狄之君其曰來卑也補曰范曰郳黎來亦未得爵命而稱朝此謂卑賤之故直言來矣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卽襄十八年注云不能行朝禮是也文烝案公不在朝亦得言來者葛盧未見公輒反至冬復來見公其事甚明故無嫌也

公至自圍許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若無圍許事則會溫再致天王亦不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某地補曰當云周地即昭二十三年之狄泉也案左傳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皆大夫也惟蔡無名氏或是闕或卑者也宋序齊上孔穎達謂公孫固為大司馬尊也自晉以下皆稱人者傳例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故不稱氏名也左傳以王人為王子虎是否未可知不日者晉文不至諸圖告大夫既序其人則去其日亦所以略之不致順略文○撰異曰左氏無公字左傳有之陸湻纂例雖云公羊作公會翟公羊作狄二字通用

秋大雨雹

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補曰此本劉向也漢書五行志劉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人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臧琳曰范注當以此補正之文烝案不月者益歷月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

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宜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路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衞侯雖有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衞侯不思致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禱曰疏曰言有二義者殺無罪罪全在君罪累上上下俱失文丞案注說甚正然非有二義也傳意里克丕鄭父元咺甯喜之屬罪惡固不可掩而春秋書之專以罪君大夫之罪經所不論罪累上與殺無罪其例無異特以里丕之等究不可云殺無罪故謂之罪累上非謂君子有所分別其閒同一稱國之文而有二義也此重發傳者

里丕弑逆嫌與異也又言以是爲訟君者言經著累上之辭者以是爲訟君故也訟君者致殺之由君臣無黨是不待言但君而爲臣所訟君之失道甚矣於此而專殺大夫則其罪自在君上春秋之義主於責己不主於責人注言譬之於射者是也故爲累上之文也傳明言訟君而陸淳論上執衛侯之傳以爲不知有與元咺訟事何謬之甚

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補曰胡安國曰此春秋誅意之效也赦事誅意漢人語公羊言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以意此傳及殺陽處父傳觀之較然明矣

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

補曰孔父已言累重發傳者非以君及臣又非必先死嫌非延及坐及也

以尊及卑也

補曰重發傳者非以君及臣公子又是貴稱嫌兩臣無尊卑專是延坐非訓與之及也據左傳元咺立瑕爲君瑕實不成君經不以爲君與王子朝奔楚同

衛侯鄭歸于衛

徐邈曰凡出奔歸月執歸不月者奔則國更立主若故君還入必有戰爭禍害所以謹其文執者罪名未定其國猶追奉之歸無犯害故例不月補曰舊爲君不言復歸者高澍然曰拘於京師而

歸不書復內京師也高說最是國內皆王土言歸又言復則辭若有外故書成公亦同也曹共公特奉王命耳本不在京師故未從言復以見義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補曰近上介兩來魯新結親好今此用師特來告魯故得書於策君子仍之明春秋事悉如舊也○嘗論魯之史記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承告不漏不辭最爲嚴重至君子脩春秋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既約其文辭矣有并削去其事者觀於所書皆可互見如公即位不書公至不書納幣來納幣不書來媵媵他國不書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弒君不葬內女不葬夷狄不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國邑取邑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魯史舊章史所書亦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憖出奔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大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僖公適邾不書外事如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晉文公不書之屬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王之出居鄭書而入王城不書敬王之居狄泉入成周書而處姑猶入王城又不書惠王之處鄭入王城則悉不書皆因舊也下

三十二年徐邈注所謂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者最爲平允得實而陳傳亙趣訪每以左傳事之不見經者聽求聖人書不書互見之旨則介人用師孤文細事左傳所無經亦何所亙見而存諸雖有發明適滋纖繞學者未可以其專門鉅製而輕信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補曰周公名閱天子之宰通於四海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是會此是聘嫌異故重發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補曰疏曰傳言此者遂是繼事之辭以辭有善惡故傳分別明之文烝案公子結以輕遂重今公子遂以尊遂卑明其事各異此言不敢叛京師也何休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郎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竊謂經同而傳異皆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補曰

葉夢得說此經合於傳義與鄭說揖發鄭云受命如京師如晉者謂本當言公子遂如京師公子遂如晉各爲一事卽葉云大夫以二事行引盟衡雍盟暴之文是也鄭云同周於諸侯叛而不尊天子者諸再出公子遂連文並書見其並出命而並受命則似叛京師卽葉云疾不專於王是也鄭云尊周使若公子遂自往然者謂以繼事之文別其尊卑其義明其不敢專叛辭則從入鄆之例郎葉云諱爲之辭若大夫之專事是也然則此爲不敢叛人鄆爲不受命辭同而義異以然不賺者葉氏曰大夫之遂有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己則可城可遂而可入得爲者也內大夫如皆聘也必有禮焉非遂之所能爲也衆葉氏此論最明確公羊兩傳皆日公不得爲政益未達乎此○許翰曰若意其遣使京師必以有故於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是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曹田補曰公羊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左傳以爲晉分曹地予魯也書取者魯使人取之據左傳國語滅孫辰貨往是與盟宿入杞之屬異亦直書之者志其事而略其人故從卑者之文益凡直書其事者有此二例矣若祭祀蒐閱之屬則是國之大事其例又殊城築

後直以其事志則卑者尸之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昔武王旣崩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終致大平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禘曰疏曰祀惟言天人相與交接故謂之郊或當亦以在南郊就陽位而祭也文烝案周公饗云云者今文尚書金滕說也此注全本何休又明堂位祭統並言成王賜魯郊禘而禮運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公羊亦曰魯郊非禮也劉歆引呂氏春秋魯惠公使牢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以爲魯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所賜非成王也今以穀梁左氏都不論及姑依明堂位祭統金滕說可耳又鄭君謂魯有郊無圖巳注末三句本之郊巳爲二其說可從靈威仰之說出於緯書不可用也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郊特牲論郊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孝經曰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凡卜郊皆謂卜郊以龜曰卜蓍曰筮**不從**補曰不從不吉也書曰龜從筮從**乃免牲**補曰牲特牲也用騂犢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猶三望**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illegible]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補曰此鄭駁五經異義文見詩閟宮正義公羊以爲祭大山河海鄭以淮易河左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公羊高齊人蓋據齊法齊地在岱陰又東至于海西至于河也魯因郊而望列國則無郊有望矣貢服杜說左氏曰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何休曰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夏四月**

不時也郊春事也禘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鄭君曰孟春建子之月傳以子丑寅三月皆爲郊時在哀元年然則明堂位言其最先所卜月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是月魯以正月爲常也左傳例稱啟蟄而郊又載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在建寅月是魯又以三月爲常也竊意子月之郊義專報本寅月之郊禮兼祈穀蓋周以冬日至圜丘祭天爲報

祭夏正郊祭天爲祈祭魯無圜丘之祭故但於子丑寅月郊祭通祈報爲一歟

四卜非禮也

郊春事四卜則入夏補曰卜法亦在哀元年四卜者前月下辛第四卜也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初卜也不從則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卜也不從則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三卜也又不從則當於三月上辛免牲而不郊今此三月下辛又卜四月上辛四卜矣而又不從乃於四月免牲而不郊故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不時非禮經所以書若使卜從而以上辛郊則亦書也免牲亦當在上辛不日者何休所謂不郊則不日也

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補曰七入爲緇元六入相似也熏卽纁赤黃色也杜預曰免猶縱也孔穎達曰縱放不繫之也何休曰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范注後四句皆哀元年傳文兒牲免牛皆先卜

乃者亾乎人之辭也

亾乎人若曰無賢人也覬曰其猶易稱闚其戶闃其無人詩云巷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變補曰注以亾爲無以人爲賢人凡傳言亾乎人者注皆如此解之皆

非也王引之曰亾讀存亾之亾亾者不在也凡言亾乎
人皆皆謂不在乎人苟子曰制與在我亾乎人與讀爲
擧擧皆也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是亾乎人爲不在乎
人之證也皆子曰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莊子曰其
在彼邪亾乎我在我邪亾乎彼淮南子曰物物者亾乎
萬物之中是亾乎爲不在乎之證也禮權弓曰亾於禮
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苟子曰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亾於
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又曰然則關與不關邪亾於
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又曰故治亂在
於心之所可亾於情之所欲又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亾
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子曰
聖亾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亾於富貴而在於得和是
又亾於爲不在於之證也詩唐風曰予美亾此禮祭法
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請侯在其地則祭之亾其地則不
祭公羊傳曰季子使而亾焉是又亾此爲不在此亾其
爲不在其亾焉爲不在爲之證也文烝案王說是也李
光地以爲亾乎人猶俗言不由人意亦是也王氏又以
貴年及宜三年成七年十年襄七年亾乎人之人爲指
存可宣人年亾乎人之人爲指公子遂則皆失之成七
年傳云其終辭也曰亾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然則人
者對天之稱不在乎人者在乎天也李光地以爲無可
奈何之意是也乃免牲乃不郊乃免牛皆以凶變言乃

此無可如何之事也至黃乃復至河公有疾乃復昔
疾言乃至河乃復亦以著有疾言乃之又無可如何之
事也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既為善之之文難責專命溈
從疾例則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趙访以為不得已曰万
即傳意也至於定哀不敬之文但言其備焚無道絕非
罔無賢君之謂其於乃字之義本不相涉彼二經圉無
乃字也凡乃皆亾平人之辭惟定十五年乃克葬為酋
急辭彼與宣八年以乃與而二文相對為緩急也　猶

者可以已之辭也

望郊之細也不郊無望可也已止也
補曰公羊同注二語本左傳何休曰

譏尊者不食
而卑者獨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
國君之妻異故明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衛地補曰杜預曰故
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補曰鄭文公也不葬者棄師失民與宋襄同例○撰異曰捷公羊作接

衞人侵狄

秋衞人及狄盟　補曰何休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杜預曰就狄廬帳盟趙鵬飛曰再舉衞人侵一事也盟一事也文烝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二十年盟邢同義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自莊閔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亹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識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鄭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亾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

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修春秋之本旨師資辯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寧矣補曰書日者正也注因文公論晉事因晉事劉廣說春秋今更禪而足之不告故不書左傳例如此劉知幾史通曰汲家瑣語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又曰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子冗所說未知何如而魯史皆承赴告其理實纂可疑君子脩春秋辭有損益事無損益主於因辭明義不以記事爲重公羊所云其辭則囿有罪焉孟子所云其義則囿編取之而歐陽脩以爲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脩之意亦近是至注謂魯之史策不失常法其說亦確但未詳盡耳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左傳昭二年晉韓起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賈逵注曰史法最備定四年衛祝佗言封魯公時有備物典策杜預注曰春秋之制由此觀之知魯史記事之法實有王者之禮周公之典廼與他國不同傳稱石尙欲書春秋是周人亦重其記載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補曰滑近鄭之國將言秦入虛

國故先言滑國也莊元年言郱鄑郚邑也亦先言紀國也此文例正同耳左傳秦欲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其師乃入滑而還于殽稱師以敗也于彭衙稱師以戰也此稱人則師少之文其將爲百里之子孟明視卽敗于殽之秦師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補曰殽晉山名公羊曰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案十八年伐衞狄不言及而稱人傳曰進之又宣八年伐秦成九年伐晉白狄不言及昭四年伐吳淮夷不言及昭五年伐吳徐人越人不言及而稱人蓋彼從列數之文此取以尊及卑之義也此殺晉君實親在故不得列數伐吳則楚子主之故與伐衞伐秦伐晉同文也疑戰不日敗夷狄亦不日此日者公羊曰盡也蓋惡晉不仁而謹之與得臣敗狄皆爲變例也○撰異曰公羊無師字殽公羊本又作肴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補曰據例兩夷狄曰敗中國敗夷狄亦曰敗餘言戰言敗前韓後彭衙晉同例狄秦也補曰明在敗夷狄例非是成敗之其狄之何也補曰據秦稱師非徐狄吳比秦越

千里之險補曰謂襲鄭入虛國滑無備故言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補曰疏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于殽王引之曰疏又云本或別進字者藏文別字下脫一有字蓋疏所據本無進字其舉傳句亦無進字又記別本有進字者於後也當從疏所據正本無遊字爲是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補曰史記趙世家扁鵲云秦穆公曰帝告我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又云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扁鵲傳亦同衛所云卽其事也疏以亂人子女爲入滑之時縱暴亂非也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明秦本非夷狄補曰如上所云皆狄道也故自殽戰狄秦則遂以秦爲狄秦爲狄者穆公不卒康公始卒至惠公而後日是華諸縢楚莒奚諸國爲狄文也孫覺曰春秋書敗秦師則甚秦之惡而狄秦尙書載穆公自誓則許其改過而新之蓋聖人之意惟其事之善否所在耳趙鵬飛鄭玉汪克覺皆各有說文烝桀荀子曰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卽公羊文十二年秦伯使遂傳語而公羊又曰其爲能變柰何惟誄誄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數語皆用秦誓文然則賢繆公能變者乃推尙書錄秦誓之意以說春

秋而春秋實無是義書記言春秋記事各不相同公羊亂其家法而左氏則美穆公用孟明尤流俗之論也

秦伯將襲鄭補曰何休曰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此下追敘上年事**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補曰百里子百里奚也左傳無百里奚諫下哭師送子亦獨蹇叔耳音義曰百或作伯**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子之輩皆已老死矣拱合抱也言其老無知**師行**補曰公羊曰師出此亦當爲出涉下師行而誤或云上謂始行下謂遂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補曰百里奚之子孟明視也同時爲帥者又有西乞術白乙丙俱見左傳左傳又曰蹇叔之子與師史記以爲西乞白乙皆即蹇叔之子呂氏春秋又謂蹇叔子曰申與視高誘以申爲白乙丙也**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我將尸女於是**尸女者收女尸補曰二句相屬爲義唫者崟之借字音義曰本或作崟說文曰巖厓也崟山之岑崟也厓者山邊岑者山小而高廣雅曰岑崟高也公羊作嶔巖楚辭招隱士嶔崟二字並出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
焉二陵即傳巖嵚之下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即傳之
死必於巖嵚之下尸女於是也何休說公羊杜預說左
氏皆以爲其處深阻險隘故料其必死於此范注本之
王引之曰皆非也言女必在此閒戰死不可在他處吾
將於此收女尸死有定所乃可收也呂氏春秋蹇叔謂
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
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是其證也

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

補曰依孟子書百里奚去虞入秦年已七十將虞未滅也至此益年百歲餘

彼不死則我死矣

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

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

補曰要遮也明在疑戰例又非是成敗之

匹馬倚輪無反者

倚輪一隻之輪補曰倚唐石經初刻作奇嚴可均曰漢書五行志引此作騎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
師古曰騎隻也則漢世穀梁本是騎字後省角旁直作
奇音義奇居宜反或於綺反是陸所據范本作奇或作
倚也文烝案方言曰倚騎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
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謂之騎公羊作隻輪

何休曰隻踦也明諸字俱通何又曰背驗蓋

晉人者晉子也補曰別發戎言及又曰下危文公葬足明獲公親之傳言晉子爲踰年未非備子之明文亦侵伐稱子之著例

其曰人何也補曰晉是霸國言戰言敗雖非君稱官稱師

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

主乎戰也補曰劉向說苑曰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聽先軫與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惠士奇曰秦自殽之後兵連不息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殽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要秦哉孔廣森曰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遷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逆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子孰此爲甚

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補曰危者危晉襄背殯用兵文爲霸主又異於

狄侵齊齊桓綏葬故特發傳以明同義

公伐邾取訾樓補曰不致者伐而取惡事也○撰異曰樓左氏作婁公羊作取叢亦作取鼓徐彥疏曰有作鄒字者孔廣森曰鄒郎訾婁之台聲猶壽夢爲乘句讀爲穀是也孰作叢鼓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諏陬等字並从取古諧聲本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補曰晉不稱師以敗之者以敗夷狄故略之也言敗不言戰例在成十二年傳何休曰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案當尊是略夷狄

冬十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蓋公有疾而行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補曰月者爲下薨日

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小寢內寢非路寢補曰范以小寢爲內寢本杜預經

注左傳曰郎安也服虔曰小寢夫人寢也譏其近女宅
杜亦曰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疏曰傳發
此例者以隱閔不地桓公非正今傳公雖好卒而沒於
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楊亦謂是夫人之正寢也左
傳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曰寢謂小寢
也案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鄭君注曰路寢一小
寢五又引玉藻路寢聽政小寢釋服之文斷之云是路
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引春秋薨于路寢薨于
小寢之文斷之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然則鄭意
以傳所薨之小寢為君之燕寢不以為夫人正寢

隕霜不殺草

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補曰
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
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
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
霜而不流殺草此君
誅不行舒緩之應也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

重謂穀也輕謂草也轉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
知補曰傳合定元年為說韓非子曰魯哀公問
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草何為記
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
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王應麟
曰以論語焉用殺之言觀之乃法家者流託聖言耳文

孫案胡安國疑其與宰我戰栗之對相似王氏因有此論但韓非後五句或非夫子之言而前數語問荅當實有之正穀梁所本

見不字之通例

李梅實京房易傳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補曰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顯君作威福董仲舒引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孔廣森曰此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實之爲言猶實也實子補曰注解上實字也李梅子中有核

人於植物中屬厥物也下實字是名實虛實之實與孫字同意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僖補注十二 終

八千四百零八字
小注一千五百八十五字
凡注九字